

文壇
陣代

西滢闲话

陈西滢



ChenXiying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文庫

陈西滢

西滢闲集

常州大字口
藏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滢闲话 / 陈西滢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
(现代文库)
ISBN 978-7-5399-3299-6

I. 西… II. 陈…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9589 号

书 名 西滢闲话
著 者 陈西滢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米 兰
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299-6
定 价 2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梁 序

梁实秋

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作家辈出，其中有几位是我私人特别欣赏的。首先应推胡适之先生，他的文章明白清楚，干净利落，而且字里行间有一股诚挚动人的力量，在叙述说理方面是一个很崇高的标样。周作人先生的文字，冷落冲淡，而且博学多闻，往往逸趣横生。徐志摩先生文中有诗，风流蕴藉，时常浓得化不开。鲁迅先生有刀笔之称，不愧为“辣手著文章”，看他笔下纵横，嬉怒笑骂，亦复大有可观。陈西滢先生的文字晶莹透剔，清可见底，而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当然我所欣赏的不只这几位，不过谈起近代散文，我不由得要先想起这几个人。

陈西滢先生的“西滢闲话”大概是在民国十四年左右发表在“现代评论”的，由于他的见解纯正文字优美的缘故，当时成为这个刊物中之最受人欢迎的一栏，我当时感觉有如阿迪孙与史提尔的“旁观报”的风格。民国十六年我们几个朋友在上海开设新月书店，商得陈先生同意，出版“西滢闲话”，成为新月的最畅销书之一，后来新月书店结束，所出各书版权移让商务印书馆，“西滢闲话”也就由商务继续印行。但是最近十几年来，此书早已绝版，好多年轻的朋友们时常向我询问西滢先生其人其书，我只能告诉他们，西滢就是一直在联合国文教组织代表我们中华民国的陈源（通伯）先生，他的夫人就是以小说绘画驰誉国内外的凌叔华女士，叔华的短

篇小说集“花之寺”也是新月出版的。至于“西滢闲话”是怎样的一本书，我怎样形容怕也不能恰如其分。前些天收到叔华自英国来信，她说：“我大前年见到了适之，我同他说想找一本‘西滢闲话’以便重印，他很赞成且允代找，不意书未找到，人已找不到了！日内偶然因一位朋友在伦大图书馆借到一本，所以我又想起几年前的心事。……”随后她要我写一篇小序。这就是我写重印“西滢闲话”序的经过。

西滢先生文笔矫健，但是惜墨如金。我们办新月杂志的时候，他是在日本，新月第一卷里刊出了他的几篇通信。他译了一本“少年歌德之创造”，也是新月出版的。我们再想挤他写点东西，总未能如愿。可是这一本“闲话”，内容太丰富了，里面有文学、思想、艺术、人物，可以说是三十几年前文艺界的一个缩影。读过鲁迅先生的几册“杂感”的人应该记得，他曾不时地把西滢先生挑选出来作为攻讦的对象，其最得意的讽刺词就是“正人君子”四个字。当然鲁迅先生所谓“正人君子”，是一个反语，意为为非正人君子。如今事隔三十多年，究竟谁是正人君子，谁是行险徼幸，这一笔账可以比较容易的清算出来了。“西滢闲话”现又重印出来，摆在大家眼前，该是很好的参考资料。不过这些问题究竟是随着时代背景的演变而成为过眼云烟了，文学的价值是超越这些一时一地的特殊现象的，“西滢闲话”的真正价值并不系于这些笔墨官司，其价值究竟在哪里是要请读者们自己去体认的。

目录

Contents

梁序	1
----------	---

西滢闲话

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	3
民众的戏剧	6
哀思	10
小戏院的试验	13
中国报纸的外闻	17
独身主义萧士比亚兄妹	19
开铺子主义	21
“非利士第恩”	24
清宫	27

《观音》与国剧	28
“报娘恩”	29
“一天星斗”	30
文艺出版物	32
吴稚晖先生的著作	33
妙论	34
洋钱与艺术	36
粉刷茅厕	41
黎明即起	43
东西文化及其冲突	44
拆了火炉搭凉篷	46
劝进表与伟人的传记	47
庆贺“小剧院”成功	50
善本展览会	51
五卅惨案	52
干着急	56
多数与少数	59
维持	61
干脆	62
智识阶级	63
行路难	66
象的故事	69
“乌龟坐电车”及其他	70
官气与洋气	73
模范县与茅厕	74

理由	77
参战	79
走马灯	80
争点	82
利害	85
“有奶便是娘”与“无奶不是娘”	86
刘叔和	90
南京	95
中国式的外国医院	97
民气	99
捏住鼻子说话	101
粉饰	103
文章与饭碗	104
创作的动机与态度	106
版权论	109
吃饭与火并	111
捞油水	113
放假	114
剽窃与抄袭	116
著书与教书	121
“管闲事”	124
法郎士先生的真相	127
再谈法郎士	132
吴稚晖先生	137
罗曼·罗兰	141

线装书与白话文	145
再论线装书	149
苦力问题	154
《空谷兰》电影	159
中国的精神文明	163
文化的交流	167
小畑的小戏	170
飞机炸弹声中的感想	172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	176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下)	180
贫民与节育问题	184
节育问题	188
“尽信医不如无医”	192
西医问题讨论	196
谈世界文学史	202

西滢后话

少年歌德之创造	207
神话里的王子	243
元旦日的晚餐	256
时间同人开的玩笑	269
这个故事可不成	279
菊子	287
闲话	291
日本汤屋	296

日本警治	300
日本普选	303
武器与武士	309
心理学与政治	314
整理国故与“打鬼”	322
野玫瑰	329
我的父亲陈西滢	332

西
滢
闲
话

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

今天孙中山先生移灵到西山去，丧仪似乎比上一次有纪律，有秩序得多。可是送葬人的行伍虽然整齐些，他们的态度却大不及上一次的严重了。

我们站在路旁，只见一队一队的青年过去，口中喊着：

“打倒帝国主义，嘻嘻！”

打倒封建军阀，嘻嘻！”

中山主义万岁，嘻嘻！”

这“嘻嘻”两字，是我加上去的，可是读者假如留意我上文用的是“见”字不是“听”字，大约不会说我是诬蔑他们吧？因为那些高声呼号的青年们，实在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他们也许觉得在人前这样的呼号是很好玩的，所以高兴地笑着，也许觉得在人前这样的呼号是怪不好意思的，所以搭讪地笑着，可是，无论如何，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在送殡，送一个他们最崇拜、最景仰的伟人的殡。

我们觉得无声的悲哀是最沉痛的悲哀，无声的行列是最严重的行列。在孙先生大殡的时候高声的呼号已经是错了，何况那些呼号的青年们，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

尤其使我觉得难受的是看见许多十岁左右的小学生也在把这四五句口头禅高声地叫着。他们的笑是应当的，因为他们本不懂得他们叫的是什。可是为什么教他们这样的叫呢？

也许我受了英国思想自由的毒，我总觉得一个信仰必须有理

智做根基,才算得是澈底的信仰,要不然只好算迷信。我又觉得迷信的势力虽然大,虽然历史上的事实大半是迷信驱策出来的,究竟总得有澈底的信仰,世界才会有进步。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宗教,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宗教信仰灌输小孩的头里去,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政治学说,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政治学识去教知识未开的幼童。我以为一个懂得你的反抗者比一个盲从的信仰者有价值的多。

萧伯纳说:“世界上只有一条金科玉律,这条律说,世界上没有金科玉律。”

就是金科玉律,经了年月,换了地点,也免不了修改,何况本来就没有什么金科玉律呢?

他们的呼号,使我想着中山先生的三民五权主义,同时也联想到英国有两位大文豪也不约而同的希望我们恢复考试制度,一位还希望恢复弹劾制度。

一九二一年六七月间我同章行严先生见过几位英国政治思想家,里面有一位是小说家威尔思(H. G. Wells),一位是戏剧家萧伯纳(G. B. Shaw)。

坐在他乡间园中谈到中国的时候,威尔思这样的说:

“民主政治并不是万能的圣药。现在各国都在模仿英国,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可是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向来非民主的,例如没有代议制度。在别种方面,却很合民主的精神,例如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底下,谁都能爬到国中最高的位置。你们为什么不恢复那制度呢?自然恢复的时候,应当适合现状,譬如不考四书五经,考新的学问……”

他又说:他自己正想写一本书,叫《人的选择》。什么人最配干什么事,什么事需要什么人,一定有一种选择方法。选工业专家有工业专家的选法,选学校教师有学校教师的选法。他说这本书在小说之外,当最先出版。可是四年来他又写了好几本书,这一本还

没有出现。

称赞弹劾制度的也是威尔思，可是我的日记上没有记下来，现在想不起他怎样说的了。

萧伯纳说的更有趣了：

“配治人的才可以治人。‘为人民的利益，由人民主持的人民的政府’这一句话，从林肯首倡以来，成了口头禅了。但是人民是不能主持政府的，他们连戏都不会得写。假使有人说戏剧应当是‘为人民的愉快，由人民编著的人民的戏剧’，我就要说他们是瞎说。人民是不会写戏的。他们要戏，他们就得请教我。政府也是一样的。英美历代相传的见解是谁都能治国。中国历代相传的见解可不同了。治人的一向须经过一个智识的试验。试验的方法也许很糟，意思却不错。困难的地方就在怎样想出一个着实的可靠的试验方法来。”

威尔思与萧伯纳，虽然以小说家戏剧家出名，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很有些贡献。他们像一般近今的政治思想家，都对于民主政治，非常的怀疑，可是想不出什么具体的替代方法来。威尔思说过：“只要有十分钟的工夫，我们便可以把民主主义打得体无完肤，可是其余的主义，不消五分钟便可以打得落花流水了。”这句话很可以表示一般近今政治思想家的态度。考试制度和弹劾制度也许是一种补救的方法，至少他们以为在中国是值得试验一下的。不过在他们是“姑妄言之”，在我们也是“姑妄听之”。偶然想到，翻开日记本，译述于此。我并不是说中山先生提倡的考试权和弹劾权，经过他们不约而同的赞成，增进了多少价值。只是，我希望崇拜孙先生而“仍须努力”的人，努力下些研究的工夫，使他的主义成一种更完美而能应实用的学说，不要仅仅在宣传方面努力。要不然，孙中山先生的主义虽在口头，在纸上“永远不死”，在实行方面能够说得定“永远不死”吗？“行之匪艰知之维艰”，孙先生的这句话，是应当时刻记在心上的。

民众的戏剧

Iolanthe by Gilbert and Sullivan P. U. M. C.

凡是关心艺术，眼光明了的人，谁都相信中国的旧戏是应当改良的，新剧是应当提倡的。我们也赞同这样的意思。可是一般提倡新剧的人，我们以为大都走进了“此巷不通”的死胡同。他们只知道新剧是要提倡的，他们却不问怎样的新剧是可以提倡的。他们不问一出戏是不是完全西欧的特产，里面的风俗思想能不能得到中国观众的了解；他们更不问一出戏，是不是改头换面的旧戏，只有旧戏的短处，没有旧戏的长处；他们只要看见“新戏”的招牌，便觉得义不容辞的应当往观了，他们也未尝不觉得坐在家里舒服得多了，同朋友闲谈有味得多了，但是为了提倡新戏，不得不做多少的“牺牲”。所以他们坐在剧场里，恭恭敬敬，肃然穆然，挣扎着不让那与时俱增的呵欠，占据胜势；他们面上的神色，无异乎临刑，他们的前后左右也大都如此。自然旧戏场中他们是不肯涉足的。可是假使他们高兴进去站一小时，（自然是说名角登场的时候，其余的时候，剧场不过是中国的一种交际场，又当别论）他们一定会很奇怪的看见一般的观众，目瞪口呆，摇头摆尾，手舞足蹈的置身剧中，忘记了一切忧闷劳苦，忘记了他们自己。

戏剧是民众的艺术，尤其是娱乐民众的艺术。你们要民众舍

弃了消忧忘愁的旧剧，来随了你们去“牺牲”，上法场，能不能有成功的希望？你们走的是不是死路？你们怎样会得到民众的赞助？

也许一般热心新剧的先生们、太太们、小姐们看到这里，又要勃然变色，痛骂我们为顽固，为“好古”，为提倡旧剧，为排斥新剧。可是我们不能承认受罪，牺牲，是唯一提倡新剧的途径。我们相信新剧是应当提倡的，但是又相信必须能给人愉快的新剧方值得提倡。我们不信旧戏是可以永久的，但是我们又相信它有不可掩蔽的动人的魔力，很值得戏剧家的研究。总之，我们相信活的戏剧，好像活的树，不能随随便便的改植在水土极不相似的地点，我们相信我们要栽树，先须研究那地方的土质、气候、湿度，我们要创造戏剧，先须研究人民的思想、习惯、嗜好。

为什么旧剧的魔力那样的大？因为旧剧不仅是纯粹的戏剧，它是有丝竹歌唱的，它是有合节奏的举动，合条理的舞蹈的，它是有鲜明夺目的衣饰的。所以中国的旧戏在戏剧的艺术以外，包含声的艺术、色的艺术、动的艺术，虽然没有一件不简单，没有一件不粗陋。现在的新戏，只有“文明戏”还能够比较引动观众，而这种“文明戏”，不过是没有音乐、没有颜色、没有合节奏的动作的旧戏，它在戏剧艺术方面的幼稚可笑，不亚于旧剧，却又不像旧戏，没有别种艺术来补救，怎样能不相形见绌呢？

所以戏剧的将来至少有两条路。一种是纯粹的对话剧，自然这须是有趣味、有艺术、有意思的对话剧，不是冒牌的改头换面的旧戏。可是我们恐怕二三十年内，这种戏剧只会博得少数智识阶级的赏鉴，所以很难成良好的职业的组织。至于民众的戏剧，应当另走一条路——一种收旧戏之长而弃旧戏之短的创造。如果新中国的艺术家、音乐家、戏曲家及诗人肯细心地去研究中国已有的剧曲，再合力制作自己的新品，把单调的音乐改为反复有变化的，把简单的颜色化为优美相辉映的，把散漫的结构收成严密有精彩的，把粗俗的字句修成文秀有风韵的，把男女分演改为合演的，那么旧